

SAOMIAO MELIJIAN

该文的作者是年轻的新移民，对美国世情有全新的视角，其中的旅途散见更能体现美国之别致风情。

扫描美利坚

王智 / 著

风情旧金山

于青 李硕儒 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风情旧金山

于青 李硕儒 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AOMIAO
MEILIJIAN

扫描美利坚

王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扫描美利坚 / 王智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7
(风情旧金山)

ISBN 978-7-5366-9650-1

I. 扫…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1338 号

扫描美利坚

SAOMIAO MEILIJIAN


王智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杨亚平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2 字数: 317 千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66-9650-1

定价: 3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风情依旧 浪漫永在

于青

最初拿到来自旧金山的这五部书稿时,就有一种精神上的期待。期待我所认识的这五位新朋旧友能给予我们一次文学的盛宴。久浸书海,阅读神经日渐麻痹,但我对来自海外的书香文字还是留有一派信赖。这信赖绝非是崇洋迷外,而是出自于我对这几位文友的了解,出自对整个海外华文文学的向往,我想,我不会失望的。

十年前,我去旧金山参加海外华人女作家会议,就与本丛书的作者喻丽清、刘荒田、庄因、李硕儒相识。那时,对他们的作品略有涉猎,却未细读。我更了解的是作者本人。比如,对新移民李硕儒的了解。李硕儒是在国内就颇有成就的当代作家,往日他的作品就充满了海外风情,那些作者亲自经历过的在西非的非凡经历,还有海外大家族的喜怒哀乐,都给国内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他刚刚移民美国旧金山,与他见面的时候,其神情是忧郁的:他正经历着传统文化观念与异国文化的冲突与磨合。喻丽清的作品就像她的名字,清丽、温雅,她对生活的细腻品尝,恰好是与国内生活粗疏简陋的一种比照。那次女作家国际研讨会她是主持人,她的温文尔雅让人不忍心给她添麻烦,虽然那时我就计划要编一套海外华人女作家的丛书。刘荒田先生的风貌给人的感触尤深,读他的文字,感觉他是一个在沧海人生中漫步的行者,见到他才知道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来美国洋插队的中国知青。他是来自国内的知青,到了美国也还是一个中国知青。因此,他的美国感悟对中国的读者就格外地有通灵之感。他在旧金山是多年的蓝领,在一天几换身份的辛苦中,唯一不能转换的就是他的中国情怀。而住在花园般的斯坦福的庄因,却比我

所见到的任何中国教授都更像中国教授。看到庄因教授典雅的书房，中国古典式家具摆件装点的客厅，你就会明白他字里行间所浸透的中华风韵是来自何方。王智我从未谋面，可我知道他是拿了美国学位，一直工作在美国高科技公司的白领。或许是知识结构的不同所致，从思维到视角到语言，她的文字都给人一种别致的美式情味。

的确，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海外华人文学逐渐繁荣，发展到现今已经很成气候。一些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不仅蜚声华人文学界，就是在国外主流文学界也崭露头角。他们身处异域，思想和生活无不与传统的母语文化以外的异邦文化形成冲突并不断磨合；而在内心世界里，都有不同文化碰撞后闪现出的亮点和火花。尽管他们在国内不如一些畅销作家来得更有知名度，但在域外，他们的写作俨然是与中国文学连在一起的，与中国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华人作家的作品也成为人们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简捷途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国内的读者对海外作家的作品更有兴趣。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海外作家作品的关注更多的是对海外生活的关注。而当海外的华文文学已经发展繁荣到相当程度时，对华文作家的作品的关注就超越了作品中生活相的部分，更深入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念转变及文化视角。有些海外华人作家不但在海外崛起，在内地也走红。诚然，身在传统文化之中，有时反而无法领悟传统的真谛，倒是离开一段距离，经过比较，才能真正领悟传统文化与异邦文化的差异之美。对于华文作家来说，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不同文化的碰撞更能激发思想的火花，并形成两种文化的融合。华文文学，并不因为地域的局限而屏蔽，事实上，华文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地域的比照反而有了新的活力。因为有了全新文化的激活，母语文化因而更显得生机勃勃。因为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根基，共同的价值认同，在国内的区别是不大的，但在海外，因为有了不同生活空间，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空间，就有了对比的可能，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自成一体的生活章法，生活历练，自然是涉笔成趣，斐然成章。海外文学的发展大致是沿着这个轨迹发展繁荣着的。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五位作家，自然都有自己的亮点。喻丽清的《面

具与蛇》是以迤丽的文笔描述了作者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文字简洁，篇章活泼。庄因的《流浪的月亮》是以作者深厚的中国文学的学养探讨人世，颇多体会，又温文尔雅，体现出学者散文的人格魅力。李硕儒的《寂寞绿卡》则以传统的文化视角观看彼岸风情，有很多切身心得，且文字优美，情感充沛，自有一种感染力沉浸其间。刘荒田的《旧金山浮世绘》其文字简练，观点敏锐，有启迪人心的感悟。王智的《扫描美利坚》对美国世情有全新的视角，其中的旅途散见更能体现美国之别致风情。

这些来自旧金山的文字都应验了美国作家威廉萨洛扬所说的，“如果你还活着，旧金山不会使你厌倦；如果你已经死了，旧金山会让你起死回生。”旧金山，对华文作家来说，就是一座勘探人生宝藏的金山，让我们来欣赏这些宝藏吧。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于北京

请允许我告诉你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请走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许不是你所想象,但那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就如同你我的存在。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人生在一个个偶然和必然中展开又合拢。我们的生活也许流于平淡,但生命并不因平淡而失去它的价值和尊严,世界的广大正在于世界的焦点之外。我希望你会同意我:国境线只是一种地理分界,人性物性,处处存同。

给:张德永老师、吴天眷老师、陈建国老师、方应钟同学、吴谷盛同学、吴增强同学。

鸣谢:李硕儒先生。

目 录

- 001 总序 · 风情依旧 浪漫永在 于青
- 003 我,我们
- 014 中国人去留学
- 020 实验室场景
- 027 “校园牙祭”琐忆
- 031 中国人去开会
- 038 北京话的失落
- 042 病后杂记
- 047 听鼓
- 050 花事
- 059 清凉世界
- 063 山祭
- 069 旧金山八九年地震琐忆
- 074 街景
- 076 午后
- 080 执法者
- 083 有车可行
- 088 逛书店

- 094 禁书
- 097 “九一一”祭
- 105 出门走走
- 112 亚特兰大随记
- 117 五环喷泉
- 120 尼亚加拉瀑布
- 124 迈阿密风情
- 139 阳光,沙滩,海浪,艺术装饰派——迈阿密海滩
- 145 纽约,纽约
- 159 新奥尔良行记
- 175 金鸡
- 179 贝尔蒙通史
- 197 贝尔蒙
- 202 传道女——盐湖城人物记
- 207 优山美地二题
- 210 荷兰点滴
- 227 男孩,大海,太阳和PAJARO DUNES
- 230 芝加哥蓝调(外一章)
- 235 芝加哥蓝调
- 238 澳大利亚笔记
- 247 画海的老人
- 250 网络世界

- 254 橱窗里的照片
- 257 荷西
- 264 鸡人
- 267 都宾太太
- 275 安琪与她周围的人们
- 288 比尔
- 293 凯伦
- 298 太公
- 302 太公新篇
-
- 311 海题
- 313 随想
- 315 面对孤独
- 316 鹦鹉三题
- 319 王妃戴安娜
- 322 竹林
- 324 中秋两题
- 327 梦里星光
- 330 花季(外一章)
- 331 花季
- 332 茶与咖啡

希望这些文字会告诉你,我是谁,我们是谁。也许你比我们年长,也许比我们年幼;也许,你是我们的同龄人;也许,我们有相似经历,也许没有。但是,我们都生活在今天。

这些文字告诉你我们的故事,真心诚意。你读了,说:“啊,原来有人这样过日子。”

然后,平平静静地,我们把日子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地继续过下去。



我,我们

我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星期一照例比较忙。整整一个上午,我始终在计算机前埋头做数据处理,不知不觉就是中午。

“Cynthia,你有张传真。”同事Bob在传真机那边喊。

“谢啦。”我喊回去。我正在等一张从公司总部发来的会议通报。

大家都叫我Cynthia,那不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父母所取,写在我家在上海的户口本上。一九八六年的一天,我的名字被从户口本上划掉搬到护照上。我揣着护照漂洋过海,来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就已经发现,这儿的人念不来我的名字。

“Zhi。”我张开嘴,努力示范我卷起的舌头。

“ZzZzZz?”他们也很努力,但力不从心,最后还是回到Z—Like ze-brao。

我终于放弃,随随便便给自己取了个洋名。我并不很喜欢Cynthia,我觉得Margaret或是Elizabeth要气派得多,Cynthia太普通。不过,我自己也很普通,所以也许Cynthia更适合我。

洋人们满意了,叫得很顺口。可是我不久就发现了我的错误。许多中国人叫不准我的洋名字,他们不会发th这个音。直到一天我的英文老师告诉我,Cynthia另有一个爱称叫Cindy,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老中老美们皆大欢喜。而我,不管他们叫我什么,我都笑嘻嘻答应。

那不是我的名字,那只是一个符号,随他们怎么叫。我的名字写在

我的护照上。我把护照小心地锁到我在银行的保险箱里。于是，我的名字就很安全地躺在那里。那是我的名字。我不要他们把我的名字念错。

除了我的亲人们外，只有一小撮人叫我的名字。他们全部来自中国大陆。今天，我把他们排了排队，他们居然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知青。

我 们

我把传真取了来，却不是会议通报，是一张聚会启事。不用问，这准是一小撮里的某一个干的。我们都很忙，但再忙，我们也过一段时间便要抽一个周末聚一聚。各家烧一个拿手的家乡菜，用大碗盛了，蒙上保鲜膜，由太太小心地端上车去。先生开车，后座里是孩子。目的地的客厅里放着中国音乐。男人们坐下来，女人们则多半先到厨房里转一转。我们多是所谓的专业人士，然而在这样的周末，我们默契地不谈我们的职业；相反，我们经常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争得不亦乐乎。

“这人，又在胡扯，西藏问题根本不能那么看。”女主人扔下手里洗着的菜，跳出厨房去驳斥正在高谈阔论的丈夫。于是，大家都笑起来。

开饭了，一桌子菜。麻婆豆腐爆牛肚和奶油菜心混在一起，真个是五湖四海。吃完饭，收拾了桌子，重新泡上主人从中国带回来的好茶，大家坐下来，唱卡拉OK。麦克风传来传去，一个个唱得肆无忌惮。我们只唱中国歌，从“妹妹你坐船头”一直唱到“我有一帘幽梦”。

“台湾的小情歌真不错。又好听，又好唱，词儿也细腻。”

另一个马上说：“就坏在这细腻上了，没气度。”

多数人的意见：台湾歌曲精致玲珑，如芳草池塘，赏心悦目；而大陆歌曲，是黄土地，是黄土地上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们都爱扯着嗓子唱那首歌，唱得那样野。

星星啊还是那颗星星，
月亮啊还是那个月亮。
山也还是那座山哪，
梁也还是那道梁。

别问那歌词是什么意思，都有意思，都没意思，我们就是爱唱。女主人新买的艺术蜡烛在雅致的烛台上柔和地燃烧。那火焰渐渐变幻，化成多年以前淮北大平原上油灯摇摇的微光。

哟哦——哟哦——

我们使劲吼，要把心头那一份沉甸甸的柔情吼出去。

我环顾房间，十几张已不年轻的脸轻松而又沉重。在美国的中国知青群像一个橄榄核。一些人腰缠万贯，豪宅华屋；一些人遭际坎坷，壮志未酬。至于我们，是橄榄核的中间。我们来到美国，没有任何背景，独力奋斗。我们上学，我们打工，我们得学位，然后还是打工，只不过我们的身份多了一个限定，叫做专业人士。我们完成了学业，有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随着经济压力的逐渐解脱和在美国合法永久居留地位的确立，我们开始向社会投入，主动地参加和组织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

“过了这些年，现在总算有点‘钱’又有点儿‘闲’，可以干点儿其他了。”我们说。

电影《泰坦尼克号》风行一时。我们都去看了，然后便感叹生命的无常，还有那条项链扔到海里是多么可惜。我们看完电影回到家，去后院李子树上摘一篮李子，照料一下厨房里炖的肉，侧耳听一听孩子是不是在他的房间里认真地练小提琴，再给东部的朋友打电话，国内有一个代表团要来，波士顿能不能安排一下接待和参观？写字台的计算机旁摆着一个小镜框，里面是邓小平逝世后我们去领事馆吊唁的照片。太阳西斜了。

当太阳再升起来时，我们把车倒出车库，去上班。

一天、一月、一年，时光就这么过了。

这几年，“洋插队文学”还真流行。书接二连三地出。我们读后，就迷

迷糊糊地相互打电话,问:“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

我

我不想回忆过去,过去已遥远。在这个只有二百年历史的国家里生活了十年之后,我终于从深重的历史感里解放出来,学会了向前看。可是,我总能记起那个灰暗的早晨,旧金山国际机场一片雨雾蒙蒙,波音机缓缓下降,我趴着小圆窗,看机翼下逼来的大地。

“又下雨。”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中国人说。我们在大洋上空曾攀谈过几句。他说他从香港来,住在旧金山的一条什么街上,做个什么小买卖。以后,我才懂得,这儿许多自称来自香港的中国人其实都是大陆出身。他们通过种种合法和非合法的途径去到香港,又从香港远走美国。而因为某些理由,他们总对人说自己从香港来。

飞机着陆了。我踏上美国的土地。大陆来的学生和“香港”来的商人一起淹没在金发碧眼的人海中。那天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大睡一觉醒来,才知道在同一天,“挑战者”号在天空炸成一朵令全体美国人悲壮莫名的花。

我们都大睡一觉。睡醒之后,我们睁大眼睛,面对一个全新世界。我们不怕。十八岁我们就闯上江湖。知道什么叫围垦吗?那是我们用铁锹和扁担硬生生把大海或荒野变成田地。

“看我的肩膀,那是担子压的。”

在健身房的游泳池里,她还很浑圆的双肩裸露着,左高右低。当年,她是农场基建排的战士,那个新建连队所有房舍设施的砖瓦水泥都在他们二十岁年轻的肩膀上压过。

“扎根农村干革命。”我们说。可我们都回了城。我们的根本来就在城里。回城的那天,我们都没料到有一天我们会把自己拖泥带水地拔起来移栽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还不老练,我们离乡背井,不过,好在已不

是第一次。我们去学校办好手续，我们去找工作。我们还做梦，我们已很现实。

“××××。”电话那头的人说。我猜那是“你等一下”。

换了一个来。广东国语说得还算地道：“你找工？你从哪儿知道我们在招人？”

“《星岛日报》。”

她诧异地说：“你会看中文报纸怎么不会讲中文？”她的意思是怎么不会讲广东话。

那时，旧金山华人社区是广东话的世界，广东人也自然而然成了中国人的代表。我不会讲广东话，长得也不像广东人。

“日本人？”好几次被人这样问。

起初，我还真以为老美们把我当了日本人。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这是问亚洲人国籍的一种礼貌，一种技巧。想知道对方是哪儿的高才生吗？你当然不能问他在哪个社区学院，以免精英们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你得这么问：哈佛？耶鲁？

我大怒。是中国人就没办法不怒。

然而，日本人也的确有叫你敬重的地方。学期结束了，日本学生邀到一起大拍集体照交换地址。中国学生则相互对看一眼，便各奔前程。

“中国人圈子好复杂。”许多中国人感慨地说。

老侨、新侨；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东南亚华人……无不有自己的圈子。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歧异加上缺乏相互了解以至偏见，令中国人虽然同文同种同在别人的地界，还是要自己分出类别来。说一句大实话，大陆来的学生和新移民曾经相当地被别人瞧不起，我们都感觉得到。而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等等，又共同承受了身为“少数民族”的沉重。绝大多数美国人，无论黑白，都绝不承认他们有种族观念；然而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我们也感觉得到。我们在上班的第一天就同公司签下一份文件，同意我们工作期间的一切发明创造都归公司所有。我们的成果属于美国，而我们一不小心在银行里说话声音大了点，洋人立刻责备落后的中国。